讀書雜述

讀書雜述卷九

小陽李鎧惺菴著

讀經

詩三百篇思無邪足以蔽之禮記四十九篇毋不敬足以蔽之書五十八篇允執厥中足以蔽之易三百八十四爻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足以蔽之春秋書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則蔽於孟子之一言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所謂純亦不已者也聖人之事也然學者無不可自彊人心各具一天也

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此所以動而有悔也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蓋曉然於窮變通久之故而處之有道何亢之有何悔之有

易曰修辭立其誠修辭謂擇言立誠謂篤志言與誠恒相須也失口而談此心不復檢束是不誠矣又何足以居業耶

初六履霜堅氷至本義曰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氷之將至也夫小人陰類其始進也何嘗遽禍人家國而養成其惡以馴致於不可遏則辨之不早辨也聖人著履霜之戒所

以扶陽抑陰謹小而慎微者至矣

龍戰於野禍烈矣然不過由履霜馴致之陰之滋長至微至危故初六謹其禍於始上六著其禍於終也

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以是知聖學精微皆原於易特於乾坤二卦發之者聖人之道建諸天地而不悖也

六四括囊無咎無譽四其去位而隱者乎觀文言之天地閉賢人隱可知已使有官守言責安得箝口結舌如括囊哉沒世無稱君子所疾然身既隱矣奚以名為此無咎無譽之所以遠害也

東漢之季正賢人高隱之時諸君子乃不在其位而謀

其政譽非不高禍乃最烈違括囊之戒者也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三以

柔居剛不中不正乃欲妄動以濟屯有即鹿無虞入

林中之象曰入危之也有幾焉惟君子辨之於早也

不如舍及時舍之未晚也往則終昧於幾取吝必矣

自古竊發割據之徒不審時度勢而狡焉以逞未有

不自取滅亡者故著之以為戒

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夫無虞

何以即鹿遂逞之者貪禽也君子見幾故舍之貪者

必往禍乃大作周公曰吝孔子益之以窮凡所以戒
貪也
見金夫不有躬女之蒙若此醜孰甚焉士大夫亦有蒙
者枉己徇人詭遇以希榮利是也然則君子固窮必
若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而可乎不然一行偶污百
身莫贖貽無窮之悔也已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五以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當是時
險平難鮮而天下治矣則休養生息上下和樂其需
於酒食之象乎大象亦曰君子以飲食宴樂蓋需之
義貴相安於無事而無取乎刻急之為初非以燕衎

飾太平流湎而不返也故繼之以貞吉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訟之前曰需訟之後曰師爭飲食之微名兵戎之釁勢相因而無如何也聖人見夫天地闢而蒙昧闢嗜欲興而爭奪起故於屯蒙需之後受之以訟訟從言從公言出於公為訟不可以誣妄為也故先之以有孚然孚而窒焉乃訟不窒不訟也方訟之勝負未分也能無惕乎惕而得中吉之道也至曲直既明夫亦可以止矣不止而終極其事則凶也此為訟者言之也而聽訟者必剛明中正而後直者伸故利見大人訟非善

事擇地求安涉大川冒訟之象行險儌倖者也故不利然則訟者勢之所不能已也聖人欲使人無訟故反覆誥誡如此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天一生水非相違者而天上水下有違行之象訟之由也夫訟不起於訟之日而萌於作事之始禍難之端豈在大乎涓涓不息流為江河此君子謀之於始而訟端絕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有慭忿無遂心故雖訟而不永微愬而不敢大爭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釋初其過而能改不遠之復乎故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不克訟訟不勝也曷言乎不克二所訟者五也下訟上義不克也知義之不可歸而逋焉或自處之道乎然強大跋扈或據邑以要君猶競也難乎免矣邑人三百戶則卑約之至曰无眚必如是而後免於眚也垂戒深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上九終極其訟者也夫訟非和平之事不永則吉終則凶未有訟不已而錫之鞶帶者即或強辭取勝服命加之然非所據而據人之欲褫之者終朝之間且至於三可恃乎哉夫子曰以訟受服有必褫之

理即不蔬亦奚足敬醌之殆甚於穤之蓋小人肆彊

終訟聖人之所深惡而痛絶也

能以衆正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者也

可以王王者之師也

師左次无咎程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度

不能勝而全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嗟乎師危事苟

可以止而止猶訟之不可以終也聖人以退舍為无

咎蓋深惡夫倖進者之喪師辱國特於毒天下之事

寓仁天下之心也

師終行賞有功者不盡君子於小人胡靳焉然小人有

功富貴之可也開國承家畀之權授之政則斷斷不可嗟乎小人有功且不可用聖人蓋逆知用之必亂邦後世碩無功亦用之豈不大惑且小人量狹而氣盈心邪而識淺富貴終身其福也一旦秉權秉政恃功而驕流毒天下固不忍言而小人身家之禍亦不至無噍類不止則自古之用小人者亦姑息之愛也已矣

顯比比比之道大光顯也王者何以得此於天下豈嘗暴其私恩小惠違道以干譽哉蓋有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之象三驅解網之仁也失前禽來不拒去不

追也邑人不誡喻上意不警備也如是而後吉則合圍而盡取之且使邑人備禽如備敵者其不吉亦明矣而何疑於比天下之道乎夫汲汲於天下之比固有薄海内外悉臣悉妾者矣然而弗顯也顯比者無心於人之比而天下歸心者也其吉也王道得而王化行也

泰之象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象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然則泰與否君子小人實主之天運耶亦人事也保泰之道其惟親君子遠小人哉

否泰相尋自然之常理而留心世道之君子則不敢委

之自然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思深計遠以扶陽而抑陰庶幾無城復於隍之憂而有苞桑之固矣乎

否小人得志之秋也大人當之何亨之有然大人卓然以道自處絶不枉己狥人苟圖榮禄身雖否而道則亨矣使當是時而昧於險德避難之義與羣小伍身何遽不亨其如道之否何哉

否之六三不中不正小人之尤者矣而聖人以為包羞何也葢小人以讒佞之資秉得為之勢非不履豊席厚赫赫一時然兇狠邪濫之情狀卒不可掩由君子

觀之但覺其可羞焉爾

謙亨君子有終程子曰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然則傲爲凶德其不克終亦明矣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謙之道德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盈蓋無適而可人而自滿長傲不畏人獨不畏天地鬼神耶

六二鳴謙誠於中形於外者也故曰貞吉夫謙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朱子曰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
畏人盖危道也故為鼫鼠之象嗟乎大臣立人之朝
羣望其為祥麟威鳳顧下比於貪而畏人之鼫鼠耶
聖人以醜之者惕之大臣可不慎乎哉

君子言有物則非浮言行有恒則非偽行言行相顧而
身正矣正身教家之本一言一動必兢兢乎慎之其
為教家不已至乎

初九閑有家悔亡初家道之始也曷閑之閑之以禮而
已家之失序而無別害義而傷恩禮教不足故也閑
之於早則門庭之内咸習於禮而秩然矣又何至於

悔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治家人太嚴急而至於嗃嗃時遇事遷亦或自悔其厲然卒令家道整齊人心祗畏則吉甚也若婦子嘻嘻是和樂無復制限而禮法蕩然矣能免於吝乎是故治家者與其溺愛也寧嚴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究而言之治家之道誠敬二者而已一家之中匪誠胡格且夫愛勝威恩掩義非瀆則慢矣家欲不亂得乎有孚誠也威如敬也內外交持保家終吉之道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夫小人情狀至不恥不畏不勸不懲惡亦極而末如之何也已矣然能小懲大誡則僅誡趾而無咎聖人於小人何嘗不許其自新曲示以轉禍爲福之道而無如改絃易轍者之寥寥也悲夫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夫善無小大積之可以爲聖人君子惡無小大積之遂至於

罪不可解為天下僇笑經言戒小人未有如此之直截沉快者吁可畏哉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朱子曰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能審聽而早圖之則無此凶然則逆耳之言其藥石也夫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持盈之道也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君臣咨儆莫切於此大臣舉職與進說於其君尤當惕明斯義庶成交泰之象

明於五刑以弼五教者蓋聖人原以德化民至不得已而有刑特輔教所不逮耳故又曰刑期於無刑民協

於中時乃功後世不師此意治之所以不古

皐陶曰罪疑惟輕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仁人之言賴及萬世司刑者其敬用之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帝王之所以為治聖賢之所以為學皆發源於此

無稽之言浮而無據者也聽之害理弗詢之謀專而不公者也庸之妨政勿聽勿庸千古炯鑑

滿招損謙受益易所謂虧盈而益謙也推之人事莫不皆然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虞帝戒禹之辭也夫面

誒背非人臣之大不敬禹寧有是哉帝頋切切戒之
然此猶君戒臣也虞帝大聖人何至於慢遊傲虐禹
則引以致儆而不厭其詳何也蓋古者君責難於其
臣臣責難於其君寧甚其辭以為未然之防而不敢
因循茍且俾後之忽入於此也於戲此虞帝之治之
所以不可及也歟

甘誓之辭簡而嚴

若朽索馭六馬危有甚此者乎敬則持其危而安矣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古者無
不可諫之人不諫至比於不恭且罰焉勸諫何其密

也

有過而不抉去之若吝惜者然改過不吝想見湯之智勇

能自得師者王百王不易之大法也

與人不求備恕也檢身若不及誠也

伊訓曰臣下不匡其刑墨輿儭征刑不恭同音而具訓於蒙士意尤深遠明昌言之理於幼學之時所以收直諫之忠於服官之日也古多諍臣其以此夫

慎乃儉德帝王保世滋大之道也士大夫用之可以立廉學者用之可以守約

慎終於始帝王之祈天永命學者之迪德修身一也

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逆安知非藥石也遜安知非鴆毒也聽言者衷於是而已矣準諸道而已矣

弗慮胡獲弗思之不可不慎也弗為胡成行之不可不篤也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一者粹精不息之謂二三則中無所主而雜矣故趨吉避凶之道莫要於立誠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夫藥可

已疾瞑眩則非人所堪言足以匡君至苦口逆耳則非人主所樂聞也然不瞑眩疾卒弗瘳不直言極論則不足以決是非清視聽其不至如跣弗視地者之倀倀何之一蹶而傷其足也幾希矣高宗勤勤納誨喻言之切至此此所以麴蘖鹽梅相濟卓然為商之令主也歟

木非繩奚正諫則引后以繩墨者也良工也從之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不亦聖乎然則為聖人不難稽於衆舍已從人而已矣

惟口起羞言非以取羞也一不慎羞隨之矣

有其善喪厥善為善者去其有之心而可矣矜其能喪厥功立功者去其矜之心而可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張氏曰兵事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為憂農事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害舉一二以例其餘也愚謂為政先立紀綱為學先明義理士必學優而後仕朝廷必論辨而後官材皆有備之義

一啟寵則伺我者衆而侮將至人侮之若已納之矣過誤也恥之斯改之耳因而遂之則其非也得無果於作之乎是故遠侮務絕其私恩去非必懲夫逸志

善乎傅說之告高宗也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蓋聖人

之自治與治天下未有明其理不見之事業者知君之當仁則止於仁知臣之當敬則止於敬知天下之大利則汲汲焉興之知天下之大害則汲汲焉除之知天下之人之賢不肖則汲汲焉進之退之是故學則道備厥躬治則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不然空虛無用非聖人之學又豈聖人之所以為治者哉曰惟艱與禹言克艱同兢兢業業無怠乎一日二日萬幾大臣告君當如是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曰遜志虛以取益於人也曰務時敏恒以取法於天也

曰厥修乃来人欲盡而天理見若泉之源源而来也

曰允懷信之篤而拳拳服膺也曰道積於厥躬逐事物而積之累歲月而積之道乃實有諸已而修身也

説命言學詳密而有序如此

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先王達中之成憲也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先王用人之成憲也克寛克仁彰信兆民先王治天下之成憲也監之則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善吉之類也吉人性與善相習惡不足以奪之故其為善惟日不足凶人性非不善但陷溺既久利於為不

善而不利於善因而避善如仇其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箕子陳洪範本之天道極之人事聖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莫備於此

皇建有極盡人倫之至而已而斂錫則下及庶民訓行則近光天子聖人與民無不同之心無不同之理也

洪範備易理者明用稽疑念用庶徵是也備雅頌禮令人涵泳不窮者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十四語是也

聖如武王慎德亦至矣西旅貢獒即受之何至有玩人玩物之失哉而名公作書以訓則惟恐自時厥後後

於耳目之好作無益害有益貴異物賤用物以珍禽奇獸之故紛紛擾遠人而生民莫保厥居者一篇之中多危詞焉蓋古人消患於未萌故隨事納誨以致其惓惓如此此所以久安而不危長治而不亂也

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夫君子進以禮退以義固不受狎侮而盡其心小人則何知乎而亦罔盡其力可畏也是故明王祗厥身慎乃有位小大之臣臨之罔不敬其於民也視天下匹夫匹婦勝予而不侮於鰥寡

旅獒多名言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其敬小而慎微乎

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慎終如始則幾矣
弗肯堂弗肯構喻言深切為人子者讀之固可明立身
保家之理為人父者讀之亦可淡求田問舍之心
康誥言恫瘝乃身繼之以敬得憂勤之本矣又曰盡乃
心無康好逸豫未有上不勞而民乂者也長民者曰
三復斯言民其有瘳矣乎
康誥罪不孝不友乃在元惡大憝之上蓋貪暴者罪止
戕民不孝友則天理滅而人道絕矣故刑無赦然三
代而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猶王法所必
誅若弟弗恭兄兄不友弟則後世踵相接可勝罪乎

即或治之不以爲大惡亦可以知禮教之衰矣先王峻其罰與不孝等此所以人倫明於上民知親親長長畏法而卒不犯也歟

記曰夫酒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禁之甚矣無羣酒而可若聖人之不及亂德將無醉者也

酒誥之作戒夫羣飲而佚者湎於酒喪厥德自速厥辜者若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大克羞耇乃飲食醉飽此孝子之行古雍睦之風也豈王者之所戒哉

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憂聖危明古大臣之道也曰奈何弗敬古帝王祈天永命未有不本於兢兢業業者

也

名公曰無遺壽耇蓋老成在位則左右便佞之人不得售其陰柔之術而少年新進亦無敢逞其臆說變亂王章君德於是乎成就朝廟於是乎肅清壽耇之於人國詎曰小補之哉

民曰畏何也險莫險於此耳頑而畏之何也險斯畏畏斯疾敬德而畏者識爾思深哉名公之告王也

洛誥曰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古者褒賞之典教寓其中故一出於公而不敢私後世有功者不賞賞頑濫及至朋比而莫可詰於是賞罰之大權不足以

勸天下而相率為偽風教亦少衰焉則敬用周公之訓而可哉

洛誥丕視功載賞經營洛邑之功甚盛典也後世勤勞疆埸乃酬厥庸於營造則略之漢興蕭何治未央宫成史不言賞豈高帝方有事於戰勝攻取未暇及其餘耶抑終以其侈而少之耶厥後非無賞者顧不得與武功等且未有達都之始君臣相告戒汲汲於奉天和民如洛誥之詳且切者此亦可以論其世矣

無逸帝王之心法也先知稼穡重念民依則周之所以興而帝王治天下之本洪範建用皇極必先之以農

用八政其以此夫

悔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狂悖亦甚矣然古今富貴人子孫躭於逸樂不自以為非反議先世為不足法者豈但劉宋後人而已乎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故也然則王者早豫教其勤勤於康功田功士大夫為子孫計久遠亦必使之服習勤苦毋逸毋誕而後可也

聞毀言不慍學士大夫蓋難之況君天下者乎今也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自敬厥德而不責於人已未有是愆也誣之斯受之曰此我之愆也允若是夫

豈但不含怒而已且將以愚賤之是非驗吾身之得失若惟恐一言之忤遂不復聞其過者是何如主也當是時其自反也虛以公其待人也厚以恕國家之治忽安危斯民之休戚利病其誰或壅於上聞而君德之廣運不亦蕩蕩乎天地之大昭昭乎日月之明也乎而不然者人或譸張為幻曰怨汝詈汝必且輕聽而誤信之信之而不寬綽厥心未有不紛紛蔓引罰無罪殺無辜者夫至於誅殺無當斯怨叢於厥身而可畏之至矣周公告成王乃所以垂訓萬世也夫蔡仲之命曰為善不同同歸於治為惡不同同歸於亂

嗚呼此君子小人之昭昭者也君子之心公公則善之外一無所爲或尊主而忠或庇民而惠或守節而廉或交贊而讓以至立一事建一言其孳孳於善而不敢康也跡安得盡同而歸於正紀綱厚風俗治天下使不亂則無不同若夫小人狥欲而私者也私則勇於爲惡而不知其他以之事上則佞以之使下則苛以之希榮寵則工以之當大事則懦甚至紛更良法流毒正人終日爲之不少悛者亦安能比其惡而同之而充其惡之量足以禍人家國以歸於亂則一也故夫擇術者務從善而遠惡用人者其尚清乎治

亂之源哉

立政之憸人非周官所謂利口亂厥官者耶周公不之以而孔子惡之喋喋於口者之見擯於聖人也久矣

禹作司空后稷播百穀契作司徒臯陶作士垂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所謂不惟其官惟其人也嗚呼盛矣

虞書言刑不言兵寇賊姦宄統於士而已迨有苗弗率命禹徂征禹乃會羣后誓師無專官也湯以征誅得天下掌師旅之官商書頗不載至周官乃有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之文然井田之制不獨寓兵於

農亦且寓將於鄉周禮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春秋好戰亦極矣時猶以卿大夫將軍未嘗若後世將帥之紛紛也命將帥選士厲兵僅見於月令則秦法耳夫自庖羲氏畫卦已有行師征國邑之理然三代以前未始無征伐而武臣不專設亦可知師以毒天下聖人之所不得已故尚德之世刑不能概措不用兵則非其所汲汲也

學古入官有餘師矣不學則墻面不免耳而蒞事惟煩

何也盖典常之理至簡且易𩔗難為淺見渺聞者道

也昭昭則志壹昧昧則神惛又何怪乎紛紛瞀亂以

擾民而害政耶

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豈獨戒卿士哉帝王之建業學

者之成仁未有不决於當幾者不然時過而功隳事

往而名敗乃始悔前此之誤也亦已晚矣

位不期於驕祿不期於侈卒驕且侈者中無所主而積

漸以至此也何以主之厥惟恭儉然恭儉者德之輿

載以偽則又不可夫偽之不可作豈特恭儉哉大凡

作德誠於中形於外心何其逸也逸斯日休休焉作

偽不根於心而貌為之亦勞矣勞於心不既工於為偽矣乎頌昭昭而莫之掩適得其拙焉耳蓋偽之不善與驕侈等鄉士保禄位於罔替者不若是也

居寵未有不危者思之深畏之至其免矣乎不然且入乎憂患之中而不得出也

勢可忘也不可依也曰依勢如有司依已之勢依上官之勢與人臣依權要之勢皆是也威曰作不必作而作者故曰無依勢作威法可守也不可倚也況罔以朘削之乎後世借公法罔私利往往如此故曰無倚法以削

辟以止辟乃辟四罪而天下咸服是也不然無輕言辟

必有忍其乃有濟勇者也有容德乃大惟仁者能之留侯之於圯上老人韓侯之於少年皆庶幾乎有忍乃有濟者生乃與噲等伍何其不能容耶此韓侯之所以敗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考績程功之常法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則教行乎其間矣

富民乎天下之本王政均平富可知已刑罰國家之大柄務咎則民何所措手足康王之誥曰丕平富不務咎文武之道百世之師也

政貴有恒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是也歲易月更其何以令天下

畢命曰辭尚體要盖帝王之訏謨訓誥將以導民式化無取乎繁重而冗長也西京諸詔最簡質近古後漢華贍厥後靡矣辭之日異月新勢使然也崇尚體要以反本復古非今日持文柄者之責哉

利口德之賊國家之蠹也曷賢乎耳商俗之靡靡至此

禮國之大維先王以之坊民況世祿之家乎世其祿不世其禮於是陵有德悖天道敝風俗長奢麗誠有如畢命所聞者矣康王當周之極盛傳聞古語早有萬

世同流之嘆繼自今又何怪禮教之陵夷衰微以至於盡也噫

天下之美何限殷庶士服美而侈於人其中之不美可知也不稱其服者也

畢命曰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惟原純臣之用心當如是也雖然名可偉致後世之名則實至而歸之者也今使為人臣者懼天下後世之非議而汲汲於顯名於是勤勞家國勉就功勳子孫黎民賴及數世而其人亦聲施爛如垂之永遠始未嘗無名之

見存也乃所建至此則又曷可少哉

君牙曰若蹈虎尾涉於春氷喻言之至危者然臣以此說進而上不聞則危上日抱此心而求助於其臣未有不轉危而安者也

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工於悅人者也吉士道足以匡其君才足以賛其長而不枉己以自炫者也簡僚佐者釋彼取此君子哉

僕臣左右賛御焉耳非所謂論道弘化者也乃其人正與諛生德之成敗因之用人可不慎乎哉古者侍御僕從罔非正人面諛之臣則遠之惟恐不速此所以

出入起居罔不欽而啟心沃心日祗勤於德而底於道也

惟刑則凶曷言乎祥也本好生之心而士皆吉士俾民不犯於有司以庶幾於刑措其祥也哉

五刑疑赦既非虞書之贖刑而罰自百鍰至千豈古者罪人盡多金耶將無富者生貧者終不免耶此蕭望之所謂法不壹而傷化者也

呂刑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何也蓋佞者尚口工於察情偽然或慘覈少恩矣以獄辭付之則謡刑以逞耳烏乎可良長者也其於獄也悉其聰明致

其忠愛未有不持情法之平者平則中帝王生天下之心也

日月逾邁若弗云来穆公悔過之辭也愚謂志士立功學者居業皆當有感於斯言

杌隉由一人何也蔽賢則禍深故也榮懐亦由一人何也以人事君則利及後世故也霸者之言足備法戒故附於帝王之書之後

秦誓曰尚猷詢茲黄髮則罔所愆老成人閲歴既深一話一言皆有根抵可以其遠於事情忽之耶

勝心生則傲恃心生則傲恃崇髙乎鄙矣即恃才不足

觀者也有之敗德長則日生而不已且階禍焉可乎哉欲人之情亦理之反克之惟恐不去乃縱之而一往不收乎賊義戕生莫甚於此也人各有志志於道患其不足志於利患其有餘且夫大人君子之志未有不虛而能受者自滿而驕又何加焉謙卦所以戒盈也樂乎道樂乎善終身焉可矣若夫耳目之樂可寓也而不可溺也頹流蕩以至於極耶之四者情之所不能無理之所不可有故曲禮備戒之然第曰不可長不可縱不可滿不可極而已蓋先王制禮因人情為之節文而不強人以所難也以理自勝而塞其

源其惟主敬之君子哉

財有得之非貪者禮未嘗禁之使勿得也苟得則斷斷不可難有免而非怯者禮未嘗禁之使勿免也苟免則斷斷不可蓋禮所以制中亦權衡於義而止焉而精義之學又非一朝夕之故也夫惟積之有素持之甚嚴然後見大利而不能移臨大節而不可奪不然以空疎無據之心猝然當可豔可危之境鮮不苟且應之賊義而觸禮之禁也已

愛人之謂禮敬人之謂禮說人何禮而況於妄記曰禮不妄說人則夫紛紛工說人之術者竊禮之似而附

託焉者非禮也

曲禮以僚友與鄉黨執友並舉同官爲僚非偶然也將以諮訪職業砥礪廉隅有不信義相結者耶今人則同官而異心苟利於己忍於行詐由中之言久不宣諸口矣

孝子之心未嘗須臾忘父母而其視聽頃須臾忘父母耶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人子愛敬之誠至此亦已極矣

登高遂顛耶臨深遂墜耶苟訾苟笑遂近於譏且訕耶服闇遂陰行冥冥登危遂行險僥倖耶而孝子有懼

心焉曰之數者有一於此吾懼其虧體而辱親也蓋古人孝於其親自守身始曾子學本慎獨日三省其身所以卓然稱純孝而至德要道獨得其傳於夫子也

幼子蒙侍養之時立誠恒於斯作偽恒於斯轉移於示之者而不自知也常示無誑易所謂養正而聖功者非耶不義之習與性成斷斷無之矣

聞人之言而附和之謂之雷同夫言而善不和固無害不善又焉取此同聲相應為哉漫無折衷無是非之心者也因而媚人又豈復有羞惡之心故曲禮戒之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巾櫛不親授內言不出外言不出入於梱其遠嫌也至矣而姑姊妹女子子之已嫁而反也兄弟亦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焉不已甚乎哉然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不以兄弟之故瀆男女之大防也易曰閑有家悔亡此物此志也夫

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是故盡歡於人其常也而不盡人之歡竭忠於人其常也而不竭人之忠此交之所以全乎不然而責望過深鮮不至如張陳之相然信以死者卒相滅亡也夫

記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蓋先王制禮毀不

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又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亦可以知古者人子之過用其情必有居親喪以至於傷生者故重憂之而切戒之如此嗚呼凡今之人誰復遺先王之憂也哉

記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澤及天下後世大言也治一事效一官小利也人臣隨分進言凡以為國與民而已豈暇為其身謀而鄭氏訓利為祿賞是入言早圖自利懷二心矣豈純臣之所以事君哉橫渠張氏藍田呂氏說是

事君不下達何也責難陳善堯舜其君者也忠之至也

不尚辭何也專務樸謹恥騰口說純白也非其人弗

自何也不附私門不受辟御汲引蹈道而守貞者也

游言虛誕無稽之言易繁辭所謂誣善之人其辭游是

也用其言於朝廷則亂政用其言於邦國則傷化叢

姦非細故也大人有政敎之責禁之不暇傾倡之乎

在所必倡則惟稟經酌雅不剌謬於聖人者爾

讀書雜述卷十

讀史

山陽李鎧惺菴著

有苗弗率虞帝咨禹徂征三旬逆命遂班師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聖人何嘗侈言征伐哉而太史公紀黃帝則曰習用干戈曰修德振兵於阪泉之戰則曰三戰然後得志於涿鹿之戰則曰徵兵諸侯何難易若斯之相懸也謂軒轅之氏遜於有虞氏耶然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孔子未嘗軒輊也謂炎帝蚩尤之不用命倍於有苗耶然禹謂

有苗昏迷不恭反道敗德惡亦極矣頑易於格耶至軒轅氏爲天子史又曰披山通道未嘗寧居且曰遷徙往来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殆與後世用武之國等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又逕庭矣舜聖人黄帝亦聖人先聖後聖同德而經史所載不同如此豈非堯與舜聖聖相承故無爲而治而黄帝當神農氏世衰諸侯相征伐之時雖聖人不得不出於征伐歟孝庸行也然自古帝王聖賢孰能當大孝而無媿者乎余故讀史而首載虞帝爲千古事父母之凖且以見聖賢德業帝王事功未有不本於庸行者也

父愛後妻子十人而五後母虐前妻子則十人而九矣此亦人情之最不平即孝子亦仰天號泣者也然不幸處此後母不可懟況父乎計維以虞帝閔子騫王太保為法庶幾親心之一悟而慈孝兩無失也不然父母之前微有報施之迹不可以為子又何以為人

聖人以讓為德何心於人之讓讓畔讓居至誠未有不可動者也

皋陶為大理伯夷主禮垂主上師益主虞棄主稷契主司徒龍主賓客當時帝相洽盈廷相贊謂能稱是也其受之也亦自謂庶幾稱是也故終其身難一職靡

不代天工而裹聖治後世積資授官朝兵農夕禮樂
絶不問其稱否已亦未嘗逡巡其間豈盡才過古人
歟受爵不讓便於臣工而職業不修治術之日以茍
且亦已多矣
虞廷二十二人各舉其職史以為四海之内咸戴帝舜
之功然則古聖人功不必自己成名不必自己立可
知已後世人主忌臣下立功不以為相助而以為市
恩沽譽也抑何其自隘矣乎
唐虞以前代遠年湮作史者折衷群書蓋難言之太史
公紀五帝傾斷斷不離古文文取雅馴學識踞諸家

之上卓然爲千古良史有以也夫

帝太戊見祥桑而懼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君臣間有咎徵之風焉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以德合天捷於影響陟不媿阿衡太戊亦殷賢聖之君哉

帝武乙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後獵於河渭之閒暴雷震死嗟乎自古滅理逆天狂悖不道未有若帝武乙之甚者禍僅及身猶幸矣

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

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夫粲美之物也
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之小
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柳
子厚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當以荒淫失度命其子
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
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
正也左氏以誡容徵之無足取者余由其說而廣之
奔女之醜也納奔女大無行也不據理以戒其子而
曰女三為粲粲美之物也然則一女奔遂可納乎又
曰何德以堪是有德者竟可以決禮義之防肆意漁

色而莫之恤耶始曰必致之王又曰王猶不堪夫知其不堪而致之慮子之覆宗乃不顧王之失國不忠亦不恕矣然則密康公之母意則是而詞不可以訓也

龍漦之妖禍周也而預兆於夏后氏之世何也夫龍漦何足藏夏帝顧卜而藏之夏亡傳之殷殷亡傳之周卒莫敢發厲王發之漦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課而譟之漦化為玄黿入王後宮後宮童妾遭之而妖孽生而宣王時又早有檿弧箕服之謠以展轉於褒而納之宮然則天雖以褒姒禍周所由來久遠而

豈幽王之過哉然使幽王修文武成康之業持其正

弗即於邪褒姒雖妖焉能入王宮而禍之乃惑一嬖

妾而后與太子廢慱一笑而諸侯解體是王之心先

蠱妖乃中之也身死驪山戎東遷之勢失非天之禍

亦幽王自貽伊慼而已矣

褒姒不好笑妖而黠者也王必欲致之笑愚亦甚矣李

延年傾城傾國之歌本伶人無賴語武帝英主聞之

不以為戒乃曰世豈有此人乎固知千古愚人不少

而幽王女寵之禍則不止於傾城傾國而已吁可畏

也哉

齊威王霸主也乃譽言日至者烹之毀言日至者封以萬家誅賞若此尚有厚幣事吾左右飾詐干進者乎即王道蔑以加矣

孟嘗君特公子之能結士者耳而少明敏有識鮮異他公子高其戶之說奇矣而進說於其父靖郭君則曰君相齊齊不加廣而私家富累萬金君後宮蹈綺縠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得裋褐厭糟糠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嗟乎是時文年少何其較然於家國之重輕破貪人之見廣烈士之風也至今誦其言類知道者惜乎代立

以来日惟奔走天下賔客不復以曩者之言用之家國而食客三千人賢如馮生不過游說齊秦間俾復其位若引之於道則概乎未之有也此孟嘗僅以好客傾天下也歟

毛遂自賛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嗟乎是何足以相天下士哉夫士而賢左右安從知之士處人門下未有所試而遽為左右所稱引以聞之主人是必納交左右以干進而盜名又烏得賢平原君顧以未有所聞決人之無所有耶猶幸遂肯

自贊耳使終韜晦不言將無靦面失之然則知人蓋
難求士於左右之口未有能得天下真士者矣
秦師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霸不用蹇叔反其衆心可
擊也欒枝曰未報秦施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
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四月攻秦師於
殽嗚呼先軫於是乎要功啟釁矣先君賴秦師以入
曾幾何時而竟忘之且向者我伐鄭而秦釋之秦亦
何罪今秦襲鄭我啟之也不自追咎其失而負義𡟰
禮使新君墨衰經於戎馬之間遂墨以葬文公何也
後三年秦使孟明報殽之敗四年又大興兵伐我渡

河取王官及郊麥厥師遺憂後世先軫其何以自解

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盾志也於何知之於公刺盾攻盾知之又於穿迎盾知之也公欲圖盾未嘗惡穿不有以授之穿無故而發大難非情也盾為正卿負重名見無禮於君者且當逐之況弒逆乎穿不懼盾誅已而迎盾盾復位桃園之禍若罔聞者成公黑臀立又相與謀焉其與於弒明矣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聖人作春秋因之然則為法受惡出疆乃免斷斷非聖人之言也

文公復國以來伐衛圍曹圍鄭修怨無已時何其無容

人之度也而圍鄭欲得叔詹者何初文公過鄭鄭君
弗禮叔詹固嘗諫之迨鄭君終不聽則曰君弗禮不
如殺之不然後且爲國患是語也人臣各爲其君謀
何足深罪乃沾沾記之不忘耶叔詹自殺不可以已
乎又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嘻甚矣鄭恐求解於秦
秦罷兵晉亦罷兵德歸秦怨歸晉矣霸者謀國固如
是耶

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傒舉解狐狐傒之仇也復問舉
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謂不黨蓋祁大夫之舉一
以可不可爲斷忘乎其爲仇與子者也使猶有仇之

見存安知非矯情猶有子之見存安知非溺愛然則如祁大夫之不黨而後仇可舉子亦可舉不然吾恐矯且溺者之接踵於天下矣

重耳留齊五歲年六十矣思所以反國寧不汲汲乃愛齊女無去心閨闥之間英雄亦有時湛溺乎齊女殺侍者滅口趨重耳行不聽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何其有烈士之風也重耳歸迎秦女為夫人不聞迎齊女史失書耶抑向者之愛之以色非以德耶

重耳至河舅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君乎請從此辭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

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嗟乎重耳之出亡也左右之功子犯爲大其請去亦恐鳥盡弓藏禍將及己姑以是嘗之豈要也哉子推不言祿久矣夫脫屣富貴髙視塵埃之表一旦見臣求去君與盟曰是何爲者殆要也於是听然而笑矣曰足羞曰不忍何其意思深長也渡河以後跡之終不可得視范大夫又過之矣

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

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無以令於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乃發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於周嗟乎尊王諸侯常分也春秋以來王室弱而諸侯強則煌煌乎盛節矣衰曰求霸本圖也曰先入王功必自己出也曰晉之資機未可失也大公至正之舉雜以計功謀利之私五霸假之有以也夫

晉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莫不知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妾自殺也乃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之而欲立其子嗟乎自古女戎未

有深情厚貌陰行其詐若驪姬者其意以為不如是
則己之寵不固己之寵不固則太子之廢不廢奚齊
之立不立未可知也自垂泣數語深結獻公之心於
是太子之過日以聞奚齊之愛日以篤他日置毒胙
中祭地與犬與小臣可以惟所欲為而不復疑而新
城之自殺成矣彼戚姬者日夜啼泣高帝前欲立如
意為太子帝徒以私愛故輾轉於中而其言非正固
心知之所以卒不易太子置戚姬禍患不顧使遇驪
姬高帝即英主安知不信以為謙讓未遑而售其詐
況庸闇如獻公哉然則婦言可用豈特讒間之昭昭

者乎即近理更須察之矣

太子申生奔新城獻公怒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驪姬也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納我我自殺耳於是自殺於新城嗚呼申生其可謂純孝也已矣當日辭必不聽徒慙耳使萬分一而聽將何以置姬姬去太子安君不安矣此又孝子椎心飲泣者也為出奔之說者以重耳夷吾待太子而實不知太子之心姬既欲甘心於太子朝而奔夕且見執於所奔之國

等死耳孰而死何如順命而死若倚大國以抗父稍知大義者不爲而謂太子爲之乎余故曰太子純孝後人傾引虞帝泰伯竊竊然議之何也夫大聖人之蒸乂克諧豈可責之人人是時公溺於姬姬欲其子之立早坐太子以弑父之名雖欲讓位而去逃之荆蠻又烏可得哉

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之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而求入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之嗚呼秦穆晉文皆當時賢諸侯一與一受何其昧昧於婚姻配合之

閒也繆公怨子圉獨不為宗女計文公親秦受其四不可必悍然決禮義之防而不顧耶時子圉尚在懷嬴亦覥顏往焉無惑乎他日議立其子樂趙盾以其為淫而不之名也

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率師君與國政之所圖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率師調護太子有味乎其言之也公則曰寡人有子未知太子誰立夫申生為太子久而

公云然欲以奚齊代之明矣克於是時引自古廢適
立庶之釀亂直陳於公前安知不戢其邪心翻然悔
悟若之何不對而退及太子恐廢克曰子懼不孝無
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以正義相勗勉
其惓惓於太子至矣而太子伐東山克頓謝病不從
豈非惑於優施之歌爲中立之計耶他日殺奚齊於
喪次荀息立悼子又殺之雖意在内重耳亦若爲太
子報怨焉者然而無益矣按外傳姬告優施曰君許
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則太子之殺
不殺猶可轉移於克之手乃惑於姦謀坐視太子之

死亡而莫之救追躬蹈弒逆身誅名滅而曰凡以為太子也天下後世其誰信之哉

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仲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宣王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為太子嗚呼世父不忘大父之仇志壯矣以擊戎故讓其弟為太子厥後襄公卒為諸侯又何其視富貴如敝

風也有泰伯季子之風焉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嗚呼王者罪人不孥三族何罪而株連及之耶自古無此慘法有之自文公始然則後世紛紛草菅民命夷人三族者皆文公之法有以遺之也作法者其慎之哉

秦武公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嗚呼秦慘刻少恩乃為此愚而害理之事賢如繆公猶用其家法從死至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亦殉焉書曰初罪作俑也

百里奚年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語三

日大說授之國政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甞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夫蹇叔賢世莫知也奚又以徼賤之臣新授國政欲薦其友於其君固未可泛引無徵也但就止臣三事見蹇叔之賢何其捷而善入耶雖然微繆公不

能用奚又烏能用蹇叔哉

晉旱来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奚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饑穰更事為國家計久遠百姓何罪則仁人之言也繆公用其言而與之粟救災恤患得交隣國之道矣其後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聽虢射之計因其饑伐之欲得志於秦卒為秦虜安危之機豈不以人哉雖然國家須竭忠畢慮之臣而不能必其言之皆是惟聽言者以理

為斷不惑於近功小喜則有安而無危彼丕豹之說
固先支與奚入告矣非繆公有君人之度知其不義
而更謀於老臣幾何不先晉而結怨速禍也
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
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
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
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
馬之德楚莊王愛馬貽笑千古繆公以一善馬結岐
下三百人之心卒賴三百人馳晉軍以脫於危恩之
所被豈在大乎不徒赦之而飲以酒類伯主之權謀

而不以畜産傷人則皇皇乎正論也

繆公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於是乎有殽之敗引過誓軍亦奚益矣雖然猶愈夫溺於論言終其身不悟者也

秦獻公元年止從死嗟乎以人從死害理而逆天少有人心者必止之然自文公以來行之數世若令甲然獻公可不謂贏氏之仁君乎哉

秦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八月武王死族孟說夫力德之反也戲道義之反也人君不尚德好義而樂與羣小比鮮

不敢度而禍及其身追禍之旣及雖族誅羣小以謝
天下晚矣小人導人主游戲俾匿就宄邪踈遠正士
豈不有時躐大官享厚糈耶乃榮寵未幾禍不旋踵
則亦何益之有吁其戒之哉
始皇四年百姓納千石拜爵一級嗚呼納粟拜爵始此
漢文帝詔民入粟得拜爵武帝詔民得買爵令株送
徒入財補郎皆因而非創也
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索隱曰河魚大上秦人皆
輕車重馬並就食於東言往河旁食魚也說恐非一
云河魚大上爲災人遂東就食皆輕車重馬而去此

說是也

始皇遷母太后於咸陽宮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進諫於二十七人之後其志堅其氣壯意其人必以理義自勝者若之何有車裂假父囊撲兩弟之謬說耶說出於說苑而本紀與不韋列傳皆不載甚矣太史公之審於持擇也通鑑不祖史記而采說苑亦疎矣

尉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

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夫繚寓秦王形貌肺肝如畫以為少恩比之豺虎可謂工於揣測者矣王止之而卒為之用何也所云亡去偽耶要之耶抑功名之士貪於禄爵明知其不可而姑從之游耶嗚呼范少伯洵人傑也哉

秦初并天下之令曰興兵誅之曰舉兵擊滅之曰秦兵吏誅遂破之曰發兵誅得其王曰兵吏誅滅其國曰兵吏誅虜其王凡以侈述誅殺威制天下之勢而已而廷臣献諛又以為法令一統五帝所不及君暴於上臣謟於下而三代漸仁摩義治天下之大經大法

蕩然無復存矣開國之規模如此其不再傳而失子孫無遺育無足怪者

始皇謂謚法爲子議父臣議君也乃除之夫君父而善臣子安從議不然臣子即諱言之萬世遂無公是非哉始皇自以殘暴〻道除之便其私而不顧其後之無復忌憚以至於亡也此之謂大愚也矣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秦水德更名河曰德水又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是説也何其謬耶刻削寡仁恩秦皇天性則然非以水德王乃如是以應之也使

秦即木德火德吾知刻削猶是耳

封建古聖人公天下之良法美意也秦罷立國樹兵乃分天下為郡縣此自伯主權謀亦世運之不得不然耳令使聖人復起三代典章無不可次第修舉至於封建能毅然行之而不虞其後乎漢高除秦苛法多矣於郡縣則因之亦知其勢之必不可復也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漢書五行志曰秦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天戒若曰勿大為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秦皇初并

天下反喜以為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夫天欲亡秦自多妖孽然始皇并天下志驕氣盈謂
天下不復用兵且恐藏兵為秦患故銷以為鐘鐻金
人初不關大人之見不見也豈知收兵未幾而揭竿
而起者之隨其後哉

盧生曰上所居宮毋令人知趙高曰天子稱朕固不聞
聲其辭幻謬略同二世不足道始皇雄鷙亦聽之而
售其欺何也他日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事公卿希
得朝見盜賊日多以至於亡皆兇父有以貽之也已

侯生盧生相與議始皇為人謂其貪於權勢談言微中

矣頗說以不死之藥可得者盧生也今曰未可為求仙藥豈真昧於前而明於後耶且天下非果有不死之藥也貪權勢者不可為求然則不貪者遂可求耶始則肆為迂怪以希非望已而懼誅乃託之不可求以去方士之反覆傾詐略可睹矣當是時秦法網至密豈不能跡之海上誅一二方士頗不即誅而遷怒於咸陽之諸生蓋狂暴其天性而庶幾真人之一遇則惑溺以迄於死也吁可哀也哉

始皇乃有扶蘇為之子又居然長也使立為嗣秦安得遽亡怒其入諫俾北監蒙恬上郡以貽他日之禍然

後知天之巧於促秦也

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詞愈遁愈幻而枝節愈多夫人而知其詐也雄猜如始皇而至死不悟天奪其聰也已矣

自古宮室之侈麗陵墓之機巧未有如咸陽酈山者豈不以子孫不拔之基地下無窮之利哉乃未幾而焚之發之矣智者顧為之乎

三代享國長久即大運既移子孫猶封於異代其德澤

固有以綿之也當胡亥之時諸公子不聞失德乃賢如扶蘇也而死無罪如六公子將閭昆弟三人而死骨肉自殘一若剪滅其讐仇以為快者蓋秦累世殺人適足以盡殺其子孫而已矣天道好還可畏哉

酈山復土畢使二世釋阿房宮弗就猶幹父之蠱者矣乃復作如始皇計徵調轉輸致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得無世濟其宄乎是時天怒人怨即不作阿房宮亦亡況以此速天下之兵哉

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

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嗚呼

諱疾忌醫未有不死人主而惡水旱盜賊之日聞未有不亡二世其明徵也他日望夷宮之變二世謂宦者曰公何不早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拒諫之釀亂速禍可為寒心哉

二世即愚闇何至鹿馬不辨而詭言以相戲耶盖高欲為亂祇恐群臣不聽先以是設驗耳迨群臣皆畏高而望夷之弑成矣嗚呼人臣進說於其君凡悖理害義是非混淆皆謂鹿為馬之漸惟有以折其邪心毋使尾大不掉或萌於盈廷唯諾之時庶幾衆正進而

群小退而禍無由作易曰履霜堅氷至不可不慎也始皇承六國之敝憑詐力取天下慘刻少恩已有不再傳而失之理況箝天下之口哉胡亥才不逮克父而法則因而不改其死於望夷固當若子嬰者為秦王僅四十六日當群雄蜂起之時孤而無輔吾無責焉耳長沙概謂三主失道罪之與祖龍二世同科亦過矣

高既弒二世勢横而羽翼成矣子嬰無忠臣良士為謀乃能不動聲色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此豈漫無智計者哉無如天欲亡秦大勢已去卒不能保其要

領也

奇貨可居孰有如竊人之國子為帝王者然始皇親不韋子終不敢訟言於天下顧為之臣是不但不得為天子父且不得如凡人之有其子也況相國稱仲父柄秦曾幾何時卒賜書徙蜀飲酖以死則又見殺於其子矣盖天厭秦滅六國故令不韋先奪其嗣以亡秦而小人僥倖究未有不敗者天網之不漏如此

將兵固不免殺人然攻下城邑豈盡仇其民而誅之若白起者攻伊闕燒夷陵拔華陽與趙將賈偃戰攻韓拔五城前後殺人計數十萬而長平之戰趙將卒四

十萬人又挾詐盡坑之自古將帥殺人之多未有如起者以為忠於秦乎然而逆天道矣杜郵之劔貽王殺之非其罪而抗降足以死起固自知甚明也將兵者其慎之哉

王翦將兵六十萬人伐荆始皇自送至灞上翦瀕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既至關後使之還請善田者五輩此與蕭相國何多買田宅自污意同豈真為子孫計久遠凡以釋主上之疑耳故翦與何卒免於禍然是策也豈能盡行於後世設以為有挾而求安知不因以速禍耶嗚呼難矣

高祖之取天下善於將將觀其用子房計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睢陽以北至穀城與相國越捐地千餘里略無所疑卒賴兩人會垓下以滅楚而興漢何其知人善任使也及帝業既成謂項氏亡為漢疆域憂者獨有諸宿將於是酬功之心不勝其雄猜之心勢且不盡族諸將相不止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反反形未著也乃用陳平計偽遊雲夢自是諸侯人人惴恐韓王信以馬邑反陳豨以代地反彭越黥布盧綰之屬各以其地反天下苦兵革久曾不得稍休息迨之諸將就擒帝以萬乘之尊竟中流矢行道病甚因

以不起是疑天下功臣心激之稱兵犯順且危其身以幾危社稷者孰非雲夢一遊致之耶當是時天下既一諸將皆裂土為侯王必無反理不足憂所可憂者宮中一呂氏耳不呂氏之憂而日以剪除功臣是亟幸而周勃灌嬰之徒未與韓彭輩俱盡耳不然諸呂擅權之日吾不知劉氏之天下誰與安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高祖用人之謂也夫

自古以匹夫為天子而逮事其親者虞舜而外高帝一人而已舜之孝自為千古帝王所不及使高帝稍知事親正位之後當即奉太公以殊禮奈何僅循五日

一朝之故事太上皇之詔直待明年又必因家令言然後愬焉有動於心耶且父子之間天性也乃家令曰令人主拜人臣則威重不行太公曰帝人主也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是何言而可施於父子間耶夫使家令得以此言告太公太公得以此言告帝毋乃帝之知有主臣與法而不有其親亦已久耶他日置酒未央殿為太上皇壽復曰始大人以臣為無賴令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夫家庭詬誶之語鄉曲謹厚者類能忘之帝顧不能忘耶聖人有天下而不與帝有天下顧於太公前沾沾德色耶然此無足為高帝責

也方項王置太公俎上勢且就烹而分羮一語乃從容談笑應之即揣知不果烹抑豈人子所忍言者則帝之不有其親又不在得天下以後也嗚呼高帝英主也逮事太公帝王不可必得之遇也而竟若是寧獨有媿於虞舜哉可慨也已

紀呂后何也曰女主稱制也稱制其後此矣孝惠在后安得竊天下而概紀后曰甚后罪也后自高帝時輙誅殺大臣高帝病復堅以相國為問葢逆知孝惠仁弱而覬覦神器帝制自為之志有未嘗一日忘者及孝惠觀人彘病歲餘不起因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於

是生殺予奪紛紛專擅分王諸呂之勢成而劉氏危矣則后之竊天下豈待七年秋八月戊寅之後耶班氏分爲二紀正例也遷特紀呂后用例變而遇意微令千載後按歲月而讀之而知惠帝以親高后子七年之内徒擁虚位於上危若朝露於是呂雉之罪埒於武曌也嗚呼嚴矣

女寵之禍昭昭也賢如高帝不免溺於戚姬流患無窮而况其他乎方姬從帝之關東日夜啼泣欲以其子易太子識者早知姬與如意無死所矣然姬婦人奚足怪高帝以創業雄主傾不能裁之以義而婦言是

用卒之骨肉未寒而如意鴆惠帝病高后之毒日以滋諸呂之燄日以熾人彘之慘非高帝有以遺之而誰耶向使高帝為姬母子計久遠呂后即妬悍然怨毒不深禍難卒起則如意王趙姬為趙太后宴安富貴如齊梁諸國可也且也戚姬不慘死惠帝方富於春秋何至縱酒色以戕生以仁孝之資發奮有為外倚大臣内而潛消默奪高后雖欲紛紛王諸呂勢且奈之何哉愛一姬不以其正而結怨速禍幾移國步高帝於是不得辭其責矣

齊王肥惠帝庶兄也燕飲時帝如家人禮身下之及太

后怒置酖帝又俱爲夀以全之此其天性友愛過人
遠矣若趙王如意高帝嘗欲以之代太子使惠帝忌
之豈不欲得如意以甘心帝不惟置弗問聞太后怒
輙自迎趙王霸上又挾與起居飲食是何委曲周詳
惟恐貽手足之痛傷高祖之心耶夫高祖豁達大度
至封其兄子猶不能忘情於嫂而以羮頡名侯惠帝
於兄弟固若是篤可不謂賢耶高祖嘗曰太子不類
我予讀史至此亦曰惠帝之於如意固不類高祖之
於伯子也使天假帝以年而充以學即三代令主何
以加焉惜天厭吕后不欲其子享國長久乃七年而

帝業不終悲夫

漢治雜霸文帝則近乎王太史公亟稱之既以為謙讓又以為仁旨哉當大臣迎立之初西鄉讓三南鄉讓再庸詎知非事機危疑有不安於中者迨即位以来建太子則讓約和親則讓諭南粵則讓他如蠲租勸農日食求言增祀無祈諸詔皇皇乎以實心行實政帝蓋終身有讓德焉是以二十三年間海宇又安民俗淳古庶幾三代之風而傳所謂型仁講讓也者孰謂帝僅黃老之學耶且高祖以馬上得天下非文帝以仁讓守之則其祚不長武帝窮兵黷武天下擾動

非文帝德澤在人心幾何不為秦皇之續哉武帝本紀不傳而酷吏平準封禪諸篇多微詞焉遷紀文帝獨流連慨慕特書而備記之好尚盖可知已

詔除肉刑文帝德至盛矣而緹縈以一女子乃能伏闕上書感動天子卒救父刑而上古最慘之法一朝釋去可不謂偉焉後世水旱盜賊驕兵虎吏之虐有甚於斷支體刻肌膚而謀人家國者坐視其流離困阨曾不出一言以救之是女子之不若也噫

露臺惜百金夫人衣不曳地得無甚乎曰防其漸也不若是而狗馬宮室神仙征伐紛紛耗天下之財勢且

重賦苛歛海内騷騷矣是故聖王謹小而慎微

孝景本紀不傳而贊遷華也嘗取而讀之首言孝文之施大德天下懐安其叙景帝僅論七國一事而以為安危之機在於謀即景帝可知矣乃班氏曰周云成康漢云文景若無所容其優劣者以是知良史之材固遠不逮遷也

趙堯為髙祖畫策以周昌相趙王欲代昌御史大夫耳然未嘗不忠於髙祖置貴強相持議老成吕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昌而已貴強相非昌誰耶是時即謀之良乎誰曰不然叩其意則非聽其言則是殆堯

之謂乎乃以此奪御史大夫亦以此抵罪則堯之所不及料也夫

高帝欲易太子大臣中惟留侯畫謀致四皓然猶高后有以劫之自餘諫者葢寡而廷爭之强獨一期期御史大夫昌然則强立敢直言吃固無害不然利口喋喋何毫毛益人家國哉

令故項籍臣名籍此豈所以教忠高帝之不學無術此亦足以觀矣鄭君義士惜其名不傳

文帝弄臣大中大夫鄧通至愛幸居上傍不敬丞相申屠嘉既諍於廷罷朝復檄召通至則免冠徒跣頓首

謭嘉坐不為禮數其罪將斬之首出血不解自古丞相為朝廷執法若嘉者幾人然嘉固賢非文帝烏能成之檄之觙至度丞相已困通乃特節名之且謝丞相是何委曲以成其威重耶重大臣之權因以申朝廷之法帝於是乎不可及矣

張蒼父事王陵陵死蒼為丞相每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非陵且死於法報之固應爾然由今日觀之則盛德之至矣

淮南王長驕蹇不奉法雖力能扛鼎無足稱者余獨取其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一事辟陽侯用事宮闈罪大

惡極文帝不即加誅失刑甚矣今淮南為母報仇至孝也誅一賊臣以快天下至正也而疾趨闕下請罪辭氣慷慨無失藩臣之禮此帝所以傷其志而弗治也嚮使感帝寬大戢其驕心何渠不與朱虛侯爭烈乃怙終不悛卒載以柴車邑邑不食死悲夫

武安侯蚡以外戚為太尉至尊顯矣淮南王入朝頓逆之霸上啟其邪心豈真苟以取悅貪厚遺哉蓋小人患得患失工於揣摩好託身以自固而不顧其說之禍人家國也後淮南反謀著聞蚡幸以蚤死免族誅而安父子相繼自剄國除而名敗誰階之厲耶小人

之不可援邪言之不可用其亦昭昭也已

方伍被之說淮南王安也謂怨望之辭為亡國之語王怒至繫其父母不稍屈而於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反覆指陳若燭照數計豈不亦明智之士犯顏極諫者歟乃卒為安畫反謀主臣俱死為天下笑何也夫非智於前而後則愚也守義之心不勝其僥倖之心而已矣嗚呼士大夫始進以正而晚節不終未有不身名俱敗者又寧獨被也

公孫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約順上旨汲黯庭詰之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

信之不忠上問弘弘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
者以臣為不忠是不特不謝且自譽矣何其謬哉乃
上然其言益厚遇之他日黯又曰弘位三公祿多而
布被詐也上問弘弘曰有之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
今庭詰臣誠中臣之病三公而布被飾詐釣名誠如
黯言非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夫黯戇安得與弘善
引與黯善殆激怒上謂黯忠又隱刺之非由中之言
也而上以為謙讓愈益厚之何也蓋弘阿世之術講
之有素故嘗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是
以好大喜功為勸而已之布被脫粟為是以風有位

也又議必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絶不靣折廷爭如

主爵都尉黯之所為日益親貴為丞相封平津侯有

以也夫

河内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還報曰失火延

燒不足憂臣過河南河南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

食臣謹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

矯制之罪嗟乎後世水旱災傷方伯連率親民之官

有為秦越之視匿不以聞者矣汲檣不往顧蹈矯制

之罪以活貧人此豈市恩於下凡以不忍視其死廣

上德意而已不學無術者能若是耶

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嗟乎
國家有社稷臣反人亦畏忌而不敢發彼丞相弘豈
不至貴倨乎而發蒙振落早已料之審矣
太史公之傳汲鄭也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
倍無勢則否引翟廷尉署門語三太息焉嗟乎賓客
附人若趨市然其衰盛也若朝暮然豈惟翟公汲長
孺鄭莊當日孟嘗君之罷相廉將軍之不爲將往往
去之矣曉然於去留之故盛何足欣衰又何憾哉
汲黯好直諫數犯主顔色嘗謂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不當從諛承意陷主不義所謂賁育不能奪者也帝

不冠不見以爲古社稷臣敬禮之亦至矣而於其諫也傾默然曾不一見用則非帝不能用黯而黯之所以犯之者已甚也夫黯固性倨少禮不能容人過何至内多欲外施仁義帝之過亦面折於廷不少爲諱哉且黯嘗面觸弘數質責湯於上前二人者疾黯而欲誅之以事也久矣況褊心不無少望有致禍之道耶帝則曰戇耳未學耳終黯之身恩禮不少衰且官其子弟於身後黯固忠非帝亦烏能容之哉

黯與大將軍青亢禮青不惟不之怪且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青亦加人一等矣子

長稱其仁善退讓有以哉
鄭莊每朝候上之間說未甞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
士及官屬丞史甞以為賢於己聞人之善言進之上
惟恐後好賢樂善至此庶幾古大臣之風乎世特傳
其置驛請謝賓客則任俠之為耳莊之賢不在是也
董仲舒與齊人胡母生瑕邱江生皆以治春秋名仲舒
公羊江生穀梁也同時公孫弘亦受春秋於胡母生
太史公頗謂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又曰漢興至於五
世之間惟仲舒名為明於春秋經學之淺深昭昭矣
而胡母生以博士老江生官不著仲舒一代大儒官

止江都膠西相而已弘獨為丞相封平津侯然則希世用事不患不公卿何關經學哉

武帝好文辭而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竇太后好黃老轅固生頗忤太后指至不測他日謂公孫弘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之二儒者非較然不欺其志者耶乃皆病免而弘以布衣為三公封平津侯蓋直道不容而曲學之利於仕進也亦已久矣

昔孔子僅於傳易謂湯武順天應人自餘蓋罕言之而轅固生黃生乃於景帝前爭論不休耶固說折衷孔

孟是矣然黃生冠履之喻可厚非之乎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夫豈真爲而生觧紛識慮大聖人非常之舉爲奸雄之所借資不可以訓而何取乎論說之喋喋也是後學者莫敢言受命放殺英主用心固非儒生所測識域

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子弟都養又間行傭賃以給衣食古人貧不自振時若此類者何可勝數然有所不爲者固在也今人恥都養傭賃不爲而苟以去貧則決禮義之防而莫之恤嗚呼此古今人所以不相及也

歟

魯徐生善為禮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夫禮有本有文即文也寧第容而已哉以容拜官且世其家亦愈知禮經散亡而治之者之日以衰陋矣

武帝任酷吏騷動天下太史公目擊而心傷焉故其稱循吏曰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而其有取於孫叔敖也繞復市幣高其車兩事凡以便民而已夫便民則民樂其生治孰大於是便於上不便於民未有不求治太急而流於擾者也

史記傳循吏五人列國賢卿相四焉若鄭子產其尤著者謂必賢如子產而後盡乎循吏之道也循吏領易言哉小司馬以為子產當别傳與管晏等蓋論其迹而不知子長憂天下之心者也

公儀休不受遺魚廉矣乎然其謝客也則曰今為相能自給魚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是猶有得失之見存也後世功名之士潔身如休者或不乏人而立乎人之朝使百官自正食禄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則卓乎古大臣風烈㣲可及已而拔葵燔機又自正以正人之本也哉

李離為晉文公理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卒伏劍而死嗚呼夫人於成敗利鈍所爭僅毫髮而詐諼百端嫁禍於人而後快者已不可勝數而况於死生之際耶若離之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可不謂視死如歸者乎而挹其辭令又何其有仁讓君子之風也

郅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從入上林諫上救賈姬風節蓋凜凜矣居邊匈奴不敢近雁門至為

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豈不至威重哉即治濟南瞯氏但滅其首惡而止彼宗人三百餘家未嘗變引誅之太史公顧以之冠酷吏何也蓋是時民朴方畏罪自重而都獨先之以嚴酷自是用法日以刻深而姦僞萌起上下相遁未必非都開之此所以儕之酷吏歟然而公廉有氣力賢於張湯義縱王溫舒諸人遠矣

寧成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濕薪周陽由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是二人者豈但吏治同一暴酷哉即好氣爭權上下相侵

侮亦無不同滑賊驕恣至此欲免刑禍得乎

張湯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接天下名士大夫雖不合湯浮慕之時上方鄉文學陽決大疑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奏事即譴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指臣弗用故至此上善之則曰臣非知為此奏者乃正監掾史某為之豈不揚善蔽過矣乎然詐也湯為大吏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造請諸公不避寒暑雖文深意忌然得此聲譽

刻深吏多為之爪牙丞相弘亦數稱其美非以詐得之耶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株與治陳皇后蠱獄同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乃承上指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強兼并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跡皆忠心皆詐也故博士狄山直斥之曰詐忠湯每朝奏事至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然而百姓騷動詐之流弊亦極矣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隙湯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告文姦事湯心知謁居為之

及上問蹤跡安起則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詐也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翟青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問湯欲致罪丞相丞相患之而三長史之獄興是又詐以禍人反得禍矣三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也素貴湯常凌折之於是三長史合謀曰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及他姦事事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詳驚焉至是詐已甚上亦疑之會減宣奏謁居等事上乃以湯果懷詐面欺使使八

輩簿責湯湯猶謂無此不服最後使趙禹責湯禹曰
君夷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多對簿何為湯
乃自殺湯死後猶能誅三長史令丞相自裁嗟乎何
益哉湯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何其智也然用詐爲
三公取悅天子卒亦自戕其身甚矣舞智行詐之弗
克終也其亦可鑒也夫
湯客田甲賈人耳所以責湯行義過失有烈士風何其
賢也今其說辭不傳大都必忠於湯而一反乎刻深
詐僞之為者湯不之用而惟謁居田信相比周此其
以敗也歟

義縱少攻剽為群盜其姊姁所謂有弟無行者也及為

長安令武帝頗以為能何也蓋是時若救火沸湯方

以誅殺多族滅人為舉職而姁則以少仁恩為無行

且恐賊人者之終必自賊故愛其弟不令仕也仕至

右内史以誅死誰謂姁婦人也而不智乎

義縱掩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

視者亦二百人皆捕鞠論殺之一日凡殺四百餘人

豈不猛於乳虎矣乎縱卒棄市噫亦加髡鉗一等矣

跋

世大父閣學惺菴公　景賢本生祖也公之生平已詳於江南通省及淮安山陽府縣諸誌小子亦復何言而有不能不痛心者憶先大夫易簀時視景賢泣而言曰爾祖閣學公自諸生歷卿貳於書無不覯尤究心濂洛關閩諸書上窺孔孟思曾心傳博涉四部七略衷於聖賢實諸踐履務期可以自治治人故當時陸稼書湯潛菴兩先生過京邸必頫首極口推公為理學大儒學使胡公慕公德行文章

奏入鄉賢祠一生著作皆省身經世得力實語彪西
范前輩編
國朝理學備考千里走書索入編以卷隘僅刊什之二
三吾嘗欲謀垂不朽而今賫志以歿真遺恨也小
子識之景賢抆淚曰敢不卒事迄今官粤西十載
距先大夫歿廿六年矣日惴惴懼不卒先志前年
奉檄入
覲道經里門始裒集全書諸體悉備而讀書雜述一帙
尤有功世道蓋公抱偉志以古人自期待不屑屑
啻句口耳之學官京師最久不逐聲華希寵利嘗

於讀書涉世之下有所得輒筆於紙分條晰委無
非持身勵世之言惜年久傳觀遺編散失論斷五
經全史止存其半然並此而不緝之世景賢罪綦
重矣爰於霜江風帆耳目暇豫校繹三閱月綱領
部次炯炯可識依文測義釐為十卷惟恨先大夫
不及見書之成景賢捧書授剞劂氏所以流涕覆
面不禁也辛巳秋七月上澣姪孫景賢敬跋龍州
官署